

清華人特別受人尊重

——訪精儀系裴京學長

□ 學生記者 趙夢伊



10多年前，他和他的同事們給中國製造了第一台CD-ROM驱动器。

10多年里，他獲得過國家科技進步獎，國家發明獎等多項大獎，是多個國家級研究開發項目的負責人，多個產業化推廣項目的開發者。

他曾在北京四季青農工商總公司上過班，在深圳清華光電公司做過總工程師，而如今的他是清華同方光盤股份有限公司存儲產品的项目負責人，清華精儀系儀器科學與技術研究所—微細工程的研究員。

他說，他從未離開過清華。從本科時代一直到现在，從學生成為一名老師。當問及作為一個清華人，在各地奔波有什麼感受，他不無驕傲地回答：“特別受人尊重！”

學生時代——“晚上就應該在實驗室”

依然是在掛着“精密儀器與機

械學系”的大樓，83級的懵懂學生如今的裴京老師在提起自己學生時代的時候，反復地談到當年的實驗室。

1984年清華的教育改革為部分學有余力的本科生提供了機會，從大二起，裴京就開始跟着導師進實驗室，接觸專業的研究實踐。

“我印象最深的，是本科的時候，當時我的導師周兆英老師，每天晚上都在實驗室，吃完飯就來。”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老師，裴京的語氣中充滿了尊敬，“還有後來的徐端頤老師也是，給我們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吧。”正是導師們的言傳身教，讓當時清華整整一代學生都具有那種踏實的风氣，“所以當時我們就養成習慣了，覺得你在清華，晚上就應該在實驗室，這是很正常的。”

學生時代在清華實驗室的日子，對裴京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以後每當面對選擇的時候，他總會下意識地想起當年的實驗室。也因此他毅然選擇了一條能够在實驗室里和他的同事、他的集體一起扎扎實實地做研究的路子。

“說起當時的生活，就是覺得充實吧。”裴京的大學生活印象大概和每個清華人一樣。科技活動，軍樂隊，每天下午4點體育鍛煉和足球，“基本每天晚上要么就是實驗室，要么就是軍樂隊，操場。”

而回憶起同時代的大多數同學，裴京總是爽朗地笑着說“思想特活躍”，他還給我們舉了當年自動化系同學在寢室做投幣洗衣机的例子。在他的描述中，當

年的清華學長們踏實又創新的形象歷歷在目。

在清華期間的活動、體育等都成為了裴京寶貴的記憶，而又深又專的學問不僅給裴京打下了堅實的专业基礎，也讓他更早地進入了專業研究的領域，此後20多年，裴京一直致力於光存儲技術設備開發與應用研究。

光存儲技術——“那時候飛利浦的還是一倍速的光驅”

作為一個“什麼都能做”的精儀人，裴京傾注心血最多的就是光存儲技術設備及其應用開發。光存儲是繼磁記錄之後興起的重要信息存儲技術，其原理是光照射到凹凸不平的光盤表面，受介質影響得到不同反射，再轉化為0、1的數字信號。在清華做研究生的時候，裴京就跟着當時精儀系的博導徐端頤老師開始了相關研究。

從2004年“超大容量光盤數據庫應用信息系統”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003年“10TB光盤數據庫信息系統”獲北京市科技獎，早到1995年時候“光熱效應型光盤讀寫擦技術及系統”獲國家發明獎二等獎，各種獎杯與專利證書無不印證了他在這個領域的豐富研究成果。

2005年，中國科技日報的記者採訪了剛捧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的裴京，他在報道中這樣描述道：“一打開話匣子，我就發現和我‘聊天’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清華人’，裴京說話速度不疾不徐，音量不高不低，邏輯清楚，思維縝

密，很难在他的脸上看到喜怒哀乐，即使是刚刚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也没表现出“漫卷诗书喜若狂”的惊喜和炫耀。”

而当今天我们问起裴京，在这么多的成果中哪个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们看到裴京脸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生动了起来。“成就感最大的，就是当年在深圳的时候，第一个光驱下线的时候，那时候成就感最强，我就想，终于做出第一个产品了，终于能够成批量生产了，什么时候想要都会有……当时那个心情，真是，没法儿形容。”

1993年，在清华已经任教了两年的裴京兼职成为深圳清华光电公司总工程师，与同事们着手开始进行中国第一台CD-ROM驱动器的研发。在深圳，与台湾地区及美国企业的合作，让裴京真正接触了实际工程开发。1994年，第一台国产的2倍速CD-ROM驱动器问世，获得了国务院核准的“中华之最”荣誉称号。

做了那么多年的光存储设备，裴京依然觉得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光存储这个方面，不断会有新的技术，比如正在研究的量子存储技术。”而对于国内光存储领域的发展现状，他的语气里有几分不甘和无奈，“要说成功吧，也算成功的，毕竟技术都变成产品了。但是要说不成功吧，也不成功，因为这些产品也没有在国内发展起来……推出的时候跟国际上同步的，后来呢，人家一代一代发展下去了，我们跟不上了。”

技术的尖端在企业的研究室，而中国自有技术企业的科技储备不够，这就是裴京意识到的问题。所以，他往来于企业和实验室，坚持产学研结合，在前瞻科技成果与产业实用转化之间搭起了桥梁。

科技成果产业化——“实验室如果不和企业应用结合，就只是paper”

翻看裴京的履历，可以注意到1989年一栏的工作单位写着“北京四季青农工商总公司”。当年硕士毕业的裴京在四季青从事了怎样的工作，为什么一年后他就回到了清华任教？

当我们带着疑问开口，裴京却笑着说，“说是出去，其实也没有离开清华。”原来当年的裴京参加了精仪系和四季青合作的一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研制一个激光测距仪。可以说，这是他这么多年把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的初始。

一年后，裴京回到母校清华任教。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作为总工程师和研发项目负责人在技术企业兼职，从深圳清华光电公司总工程师，北京联合光盘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到如今的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存储产品项目负责人，把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一直是他所努力的。

裴京认为，目前的企业技术能力还相对较弱，很多科研成果实现不了量产和升级。国家的纵向资金要求高校研究具有的超前性与企业面向市场的实用性没有很好地统一。他还提到了学生时代到美国交换合作的经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裴京觉得国内外高校的设备差

距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国外转化成果的优势主要取决于国外企业的工业技术承接力强，具备了量产和后续产品研发的技术。

这种差距的弥补需要时间，裴京在自己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尝试在高端科技和市场实用两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譬如他在0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超大容量光盘数据库应用信息系统”，在期刊数据整合上采用了高端的绑定技术，而在载体上则研发了低成本的光存储设备。

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一直是近几年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而裴京和他的师友在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在采访中，裴京谦虚地说这是导师徐端颐老师的眼光。让我们骄傲的是，当年清华学长们这种科技应用于社会的价值观一直影响着清华的莘莘学子，直到现在。

面对已过不惑之年的裴京老师，有一种面对学长的亲切，他就在精仪系的大楼里见证了清华20多年的点滴变化。不过，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实验室的灯光，比如精钻苦干的精神，比如心怀社会的责任感，还有清华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重”的骄傲。

这是像裴京老师一样的学长们传给我们，并希望我们代代相传的东西。📍

